

忆蒋华良先生

2022年12月23日，地球西半边开始了圣诞新年假期。我的手头工作暂告段落，开始安排度假事，一大早送小孩去机场到外地去。正调转车头回家时，手机微信里突然蹦出来一位友人的几行字“你知道 SIMM（上海药物所）蒋先生的不幸消息吗？”。我回怼“你开玩笑吧？”。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全是同样的消息，与同门子弟确认时，“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视频里的我们不禁泪流满面，哽咽着，字不成句，抬手拭泪，“怎么这样？”，也不知视频是何时关的。实在是：天妒英才，国失科学栋梁，让人如何唏嘘面对啊？！

心里上难以接受，身体也难受起来，头痛难眠。脑海里想着想着，过往画面浮现出来，恍如昨天。当年与蒋先生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早已铭刻在我的大脑中。在此记录一些片段，纪念先生的亡灵，也希望带给先生的家人一丝安慰！！

初识蒋先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和研究生宿舍，高一届的他经常端着午饭与我们谈论科学界的天地。他的为人谈吐确实高人一筹，听他一席话，就能了解到许多新知识新视野。那时的他聪明好学，刻苦勤奋，学问做的很好，毕业时获得优秀研究生论文奖。再次有幸相遇时，已经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当时的我，慕名来到陈凯先和蒋华良两位先生开创的药物设计研究组，开始攻读药物设计这一药学前沿方向的博士生。从此今生有幸，与两位先生朝夕相处，彻底改变了我接下来的人生，带我真正走上了科研路。

精雕细琢育人才。当时的我，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一阵，可内心深处无法融入周围世界，只有打开书本阅读科学文章时才有片刻的宁静。这种渴望，我想应该来源于我的大学生活，依稀记得大学三年级后，突然发觉科学领域里十分宁静阳光。加入两位先生的课题组后，却发现自己非常的缺失，在基础知识，实际应用，思维能力等方面都非常的差劲。面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培养的淘汰机制，顿觉压力山大，不知能否合格毕业。幸遇两位先生，又得新生。那时的蒋老师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天天与我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我每次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向他请教。他总能合理答疑，梳理指点。蒋老师的言谈中，自信镇定，见解高远，让我每次都觉得温暖而眼前一亮，对前面的路一下子清晰了许多，而对未来的科研生涯更加渴望。他也每次及时发现我自身需要改进的地方，积极鼓励我尽快学习提高，提示方法并分享他自己的钻研经验。从科研课题的选择，立论，到具体的研究论证步骤，再到科研数据的归纳总结，图表文字的表述，蒋老师不吝赐教，耐心而详实，十分注意倾听对方的反馈和接受程度。而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科学思维能力，那么的清晰严密而有条理。他能把所有文献背景信息和已知数据都分析得头头是道，一下子找到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就这样，我在两位先生的雕刻和引导下，逐步学会了做科学研究的方法，开始做出一些有用的科研结果。这时的蒋老师鼓励我写作科研论文，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基于科研结果的合理叙述和初步结论。这又是一道难关，难在如何写出完整而合乎逻辑并符合国际学术期刊要求的文章来。我经过三番五次的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自己觉得不错的时候，送给他看，以为会得到认可和夸赞。因为我自己觉得英文功底不错，大学里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英文阅读和写作上，自以为可以出口成章了。可每次与蒋老师一起看论文初稿时，他及时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对有些段落他能一下子

改写得很漂亮，让我非常惊讶他用英文也是妙语连珠而恰到好处，心里想他怎么学来的，英文语言功夫也如此了得。

亦师亦友如手足。在药物所读研学习的五年里，我们师生和睦相处，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关心照顾，情同手足。在许多大众看来，科学工作者基本都是苦行僧，科研生活艰苦而枯燥，更何况在中国科学院这个象牙塔里，生活肯定很清苦。其实不然，一方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基本集中在科学问题上，昼思夜想，摸索着前行，探索论证一个个新问题，为推动所在学科的每一步发展而尽心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在繁忙紧张的学习攻关中，也寻找一些积极活泼的生活片段。蒋先生非常理解科研生活的这个层面，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科研乐趣。平时生活中，蒋老师非常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困难。常常在短暂休息的间隔里，借缝插针地与我们一起娱乐，讲个笑话，名人故事，或者周围社会上的个别新鲜事，让我们一起开心得乐哈哈的。近年来在海外，常常收到蒋老师亲笔写的散文随笔，也发表在他个人的公众号“朵朵花开淡墨香”，每一篇读起来都倍感亲切，一股文墨香气扑面而来。让我十分感叹蒋老师的文笔如此优美流畅而接地气。在 SIMM 的那段时间，蒋老师每学期都安排一次外出周边地方的旅游，那可是我们大家的 happy hour (幸福时光)。在外面游玩时，我们一起玩耍得像小孩子一样，臭事百出，互相嬉笑。而当我们遇到生活难题时，蒋老师总是挺身而出帮助排忧解难。他对我个人的关心令我特别深刻难忘。那时我已成家，人在上海，可爱人小孩却在外地。上世纪 90 年代，要获得上海户口而进上海并找到工作，简直比登天都难。蒋老师非常体谅我生活上的难处，知道我省吃俭用，就总是小声询问我最近家里好吗，有什么具体困难。逢年过节时，他总是想方设法的补贴我一些钱，说是额外奖励，劝我赶快收拾回家过节，并叮嘱我给爱人小孩买些小礼物。这样暖心的体贴，让我满含热泪，双腿更加用力向前奔跑，期望明天更美好。

鞠躬尽瘁为科学。经过五年的学习，终于到了要离开药物所的时刻。那时选择来美国，看看世界上的同行们在如何做科学研究以求进一步开阔眼界提高水平。临别时蒋老师请客小聚，反复叮嘱我在外面一定要继续学习深造，学成一手好本领早日回国做贡献。事与愿违也时过境迁，我本人却留在了异国他乡，可心里却时时关注同门师生的科研进展和成果。这些年来，目睹蒋老师倾尽心力，玩命工作。在他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不断拓展创新高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先后获得了无数的国家奖项并申报了一批新药临床试验。蒋老师竭尽心血，践行“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的承诺，日夜奋战在科研一线。与此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合乎国家需求的杰出人才。就在 12 月 22 日的傍晚，还在与上海科技大学的学生讨论商量具体科研项目，23 日当天还在出席线上会议。

蒋先生的突然仙逝，让同门师生和亲朋好友伤心欲绝。药学科学界痛失英才，苍天啊，让人何以掩面而不泣？！！

点滴文字，深切表达怀念蒋先生之情，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黄晓勤 (Huang Xiaoqin), 12/24/2022 at Houston, Texas, USA.